

# 难忘朱日和

■田佳玉



我见过黄沙，却从未去过大漠。想象中的大漠应有驼铃声声，有伸手即可摸到的满天星辰，有旷野里的孤烟，有牧人的轻歌……所有的想象，都与浪漫有关。

5月，北京的夏早已迫不及待地脱去人们身上的外套，而身处大漠腹地的朱日和却刚刚结束寒冷的洗礼。坐上大巴车，我们便从人潮喧嚣的城市向着大漠深处进发。广袤而苍茫的大地透过车窗挤进我的视线，越走越开阔，越走越自由。车在平展的戈壁沙原上行进着，铁路两旁的荒野，一望无际。假若没有视线尽头那些依稀可见的山影，我简直想象不出戈壁究竟伸展到什么地方。

初遇朱日和，是伴着迅猛的雨声的。黑云连成一片直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天与地本不是一体，但雨柱连接天地，一眼看去像是个通道，天与地于此间相遇。与一般城市羞怯的雨不同，这里的雨毫不吝惜地从云端一跃而下展示着自己，大滴大滴的雨珠打在水泥地面上噼啪作响，粗犷而又野性，它是否也想参与激战正酣的红蓝对抗？下车后，我拖着沉重的箱子冒着正下得快意的大雨走向宿舍。豆大的雨点落在我的脸上，我竟然感到了一丝重量，在皮肤与雨水接触的瞬間发出“啪”一声脆响，透过颧骨振动了我耳膜。原来，大漠的雨不是小夜曲而是摇滚乐，只听声音便能结实实地感受到它的重量。

相识朱日和，是感叹这呼啸着不肯

罢休的风。365天，没有风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。乘车来到演训场，一场演习即将拉开帷幕，我随班长站在拍摄点位上。那是个平缓的小山包，戈壁上的风好似终于找到了靶子一样，嚎叫着直向我们的胸膛扑来。班长将摄像机的三脚架牢牢地固定在地上，可大风像是接到了我们发起的挑战，呼来大片的云朵，遮昏了太阳，唱着，叫着，回荡着，卷起地上的沙粒，“喀嗒”拍在摄像机上，活脱脱像是小军鼓上奏起的进行曲，清脆而坚定。班长心疼地护住摄像机，但终究敌不过那无孔不入的风。风不住地钻着，钻进我的鼻孔，钻进我的大衣，将我的裤管也充满成它的形状。迷彩服上衣与裤子相互拍打着，发出“簌簌”的交响。

比雨还要高调的一定是风，铺天盖地而来，十步之内不辨方向，那声音喧嚣而鼎沸，颇像排山倒海而来的惊涛骇浪，从远处滚来；又像是年幼时看过的动画片中妖怪得逞后的叫嚣。演习开始，山风卷着黄沙，打在坦克与战车厚实的皮肤上，发出“砰砰”巨响。空爆弹引燃，“啪”地炸出的白烟升腾着，在低洼的盆地里和着风扬起尖锐的鸣吟，颇有些令人闻之毛骨悚然的味道。

再遇朱日和，是轰鸣着高歌猛进的装甲集群。我兴奋地坐上勇士车，沿着坦克与战车的车辙，向着驻训地进发，坑洼不平的场区路着实让我体验了一把“过山车”的惊恐。一行几人在勇士车铁皮盒子般狭小的空间里左右颠簸。“咚”是头撞击车顶的闷响，“哇”是对班长车技的赞叹。“啊吓吓”，一开车门，我便径直吃了一大口沙子，黄沙乘着风不假思索地往我嘴里灌。

我小心地坐进步战车的驾驶位，在班长的帮助下盖上沉重的顶盖。狭小的空间里，只剩一排排指示灯发出的炫目光线。戴上工作帽，耳机里传来“嗞

嗞”的电流声将我一下子拉到实弹射击场，感受一场装甲勇士的专属乐章。

车外，战车的履带快速碾压过起伏的车辙，将地面压得咯吱作响，轰隆隆的声音是乐曲的底色，指挥员熟练的手语让这个大伙在演训场上灵活地运转着。车内，耳机中的电流声与口令声是乐曲的和弦，声声口令清晰地叩击着战士们敏锐的耳蜗，“向西偏15度方向前进”“前方发现射击目标”……炮手迅速将实弹压进炮膛，直至听到“咔嚓”的声音，他才确信自己已经装填到位。清脆的装弹声、短促的口令声、坚定的按键声与机器运转声交织着，鸣叫着，谱成一曲装甲勇士的青春伴奏。

“准备发射！”随着“嗖”一声长而尖锐的啸叫，一枚导弹伴着光刺破云霄，向着目标靶划出完美的抛物线，经验丰富的神射手们仅仅根据这道弧线即可判断出弹着点。“轰！”随着震天撼地的一声巨响，大地也跟着震动，锋利的耳鸣好似一把剑要将我的耳朵刺穿。黑烟伴着火光升腾而起，弹片咆哮着向四处飞溅。这时，战车后座的小孔里突然伸出黑亮的枪管，子弹打在小山包的尘土上噗噗作响。而弹壳落地，相互碰撞着，发出金属清脆的“铛铛”声。爆炸声、射击声是朱日和和大地上永恒的主旋律，是战士们永远难忘的“硬核”浪漫，他们回忆里的青春一定是永远轰鸣着战地交响乐。

爱上朱日和，是扎根大漠最生动鲜活的战士们。那是一个清朗的夜，月光照着像大海似的一座一座沙丘，绿色的帐篷群整齐地排列在沙丘中央，在夜的映衬下给人足够的安全感。风不知停歇地拍打着帐篷绿色的外衣，沙沙作响。春的气息传遍大地，小动物们也窸窸窣窣地探出头来。劳累了一天的战士们并排睡在帐篷里的行军床上，响起熟睡的鼾声……

## 山海情

■李俊 翟瑞春

吉普车沿着崎岖山路行驶1个多小时才抵达大山脚下。台站官兵说：“我们就是首长手里攥着的那根‘线’，有了我们，战舰能走得更远。穿过隧洞，你就知道这根‘线’是怎么回事了！”

车头缓缓向上，左边山石嶙峋、右侧悬崖峭壁，隧洞就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审视着到访的每一个人。每到一隧洞，车就鸣笛一次，我不由坐直了身板。进入洞内指挥大厅，正碰上官兵紧锣密鼓地检查调试设备；一声声干练的汇报，响彻铜墙铁壁的山洞。

“各岗位就绪，开始测试！”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，天线性能测试正式启动。“开机、振铃……”一连串的命令下达，庞大的设备在多部门的娴熟操控下发出阵阵怒吼，山洞里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电控系统运行正

常……”报告声一次次回荡在山洞各个角落。

任务结束后，试验指挥员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，一脸轻松地说：“为了掌握精确数据，我们已经在洞库机房调试了整整10个昼夜。”此时，机房里依然穿梭着紧张忙碌的身影。

走出山洞，站在山腰举目仰望——这是怎样壮观的阵列！这是何其浩瀚的工程！

几十座铁塔如礼兵般在两山之巅庄严列阵，几十根天线如巨龙般在两山之间蜿蜒横卧。一根根横跨的新天线黝光闪耀，犹如利刃出鞘内敛杀气，奔涌的千万束电波飞洲过海，穿空入洋，传递着能战胜战的最高音。

深山里的水兵，最大遗憾就是没能驾驶战舰驰骋大洋。老兵张群是台站

清晨，四周尽是灰茫茫的天空，初升的太阳在厚厚的云层里只露出淡橘色的幽暗的光线，此时的驻训场仍有浓重的凉意。一声“集合”，浑厚的声音划破清晨的宁静，战士们立时整齐列队开启新一天的训练。日头初照的训练场，升腾起青春的乐章。单杠训练场，一双手紧紧握住单杠，健壮的肌肉将身体向上拔，向上拔，汗水滑过脸颊，“啪嗒”滴落在松软的沙土上，砸出一个深窝。“再来一个，坚持住！”大手的指节已经发白，结实的肌肉群抖动着，“啪嗒”“啪嗒”的声音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，沙地上已经湿成了一片小片。

队列里，战士们的作战靴整齐地踏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气势如虹的“嘎嘎”声，比惊涛更雄壮。坚硬的指节擦过裤缝线，“唰唰”声很快便达成统一，值班员的喉头发出“一二一”的音节，最简单却又最不容置疑。这里面夹杂着席卷大漠的风暴，充斥着碾压一切的魄力，溢满了决胜战场的决心，这最简洁的音调有着永不止步的强大力量。

走进营院，有集合便会有无处不在的歌声，带着四面八方乡音的年轻声线共同演绎着同一首歌。那强大的气场、铿锵的音调，仿佛燃起了万丈火焰，燃烧了青春，燃烧了钢铁。勇士的精气神都蕴含在这最耳熟能详的句中，战士的生命在歌声里成长、绽放，可爱的军营在歌声里苍茫、年轻。

朱日和大地上流淌着的声音有如脐带，将士兵们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。正是有了这些丰富的声音，才让他们的军旅变得与众不同。水兵枕着涛声入眠，空军聆听蓝天的交响，而朱日和的官兵，则伴着风声在大漠扎下根来。在朱日和的乐章中，他们便是那跃动的音符，是惊天动地的韵脚，让大漠永远飘荡着“从这里走向战场”的铮铮回响。

那熟悉的口音，唤起我青春的记忆。我新兵连的指导员就是山东烟台人。新兵连带兵干部和骨干虽然对新兵训练上严格要求，威严有加，但生活中却无微不至，犹如兄长。可是，新兵想家，是新兵战友最强烈最普遍的感受。为此，指导员常组织策划文体活动。平日一贯威严的指导员，每到周末和大家谈天说地，还和新战友聊各自的家乡名胜、美食特色，周末成了大家最开心的时间。

为数不多闯过大洋的水兵。那年，他前往海外参加护航编队的保障任务。刚到那里一个月，他就与深山里的战友进行试线联络。张群激动地说：“那次试线，就像是与深山里的战友来了一次最神奇的拥抱，我真正地感受到了深山水兵的使命光荣。”

张群告诉我，虽然他们深居大山，但他们在高高的北山上建了一艘“北山号”，舰艏方向穿过南山直指远洋。

返程之前，我们在一座天线塔前道别。举目远眺，高耸入云的铁塔顶端，一缕缕银线跨越山脉穿入云海；回望脚下，蜿蜒崎岖几十公里的巡线路，就是他们在大山里战斗的“航迹”。

千帆过尽，浪潮涌动，海岸线渐渐消失在视野中。银色战舰迎着朝阳破浪前行。朝向远方侧耳倾听，我感受到了来自万里之遥的呼唤……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初到黄海之滨的烟台，正是苹果成熟的时候。满山遍野，红红的苹果缀满枝头。

“尝尝吧，今年的新苹果。”驻地部队的战友边说边从桌上拿起苹果，热情地给大家传递着。

眼前红红的苹果吸引了我的双眸，也勾起了我难忘的记忆。

记得那年在上甘岭战役纪念馆，听到一个苹果的故事。在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时候，山头被削掉两米，寸草不生。坚守在坑道里的志愿军物资补给不上，缺粮、缺弹药，但最紧迫的是缺水。得知情况后，15军紧急采购数万斤苹果，派人送往坑道。15军政治部专门下令：“凡送入坑道一筐苹果者记二等功！”但无奈敌军的火力封锁过于严密，运输苹果的战士们一拨拨地倒在运输线上……就在部队断水7天后，火线运输员刘明生在运送弹药途中捡到一个苹果。

这个带着硝烟味的苹果，带给战士们希望，可没有人舍得吃。一个苹果传遍了整个坑道，又完整地回到连长手里。万般无奈之下，连长命令大家一块吃，一人一口，一个苹果转了一圈后还剩下大半……

心中涌动着一般热流，我在胶东革命纪念馆里，再一次被一幅生动的红色历史画卷震撼：

抗日战争时期，胶东人民驾着自家的骡子和马，长途跋涉，把粮食送到抗日的队伍里；胶东的母亲，送夫携子上战场；胶东的妇女，穿梭在敌人的封锁线上，把情报及时传递给抗日队伍；胶东的新媳妇，把嫁妆缝成新军装构成新布鞋，送到抗日前线去。

在纪念馆里，我还读到这样一组数字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胶东地区牺牲的烈士就达7.2万人。

这数字让我读懂了胶东人民的质朴和勇敢。

乘车行驶在烟台的路上，阵阵果香扑面而来。透过车窗望去，路旁是码放整齐的苹果，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。这胶东的苹果，映照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人民的精神和气质，以及他们朴实而不凡的情怀。

正我们沉醉在浓郁的果香时，司机像是看出了我们的兴奋，刻意放慢车速，并用地道的胶东口音介绍，现在正是本地苹果上市的时候，今年日照时间长，苹果特别甜脆好吃。

那熟悉的口音，唤起我青春的记忆。我新兵连的指导员就是山东烟台人。新兵连带兵干部和骨干虽然对新兵训练上严格要求，威严有加，但生活中却无微不至，犹如兄长。可是，新兵想家，是新兵战友最强烈最普遍的感受。为此，指导员常组织策划文体活动。平日一贯威严的指导员，每到周末和大家谈天说地，还和新战友聊各自的家乡名胜、美食特色，周末成了大家最开心的时间。

## 在塔里木

■张杨

## 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一行十余人，到了新疆，到了塔里木。半个多世纪以前，面对塔里木浩瀚无垠的沙漠、寸草不生的戈壁、干旱少雨的气候、肆虐的沙尘风暴，年轻的军垦战士们刚刚拂去身上的硝烟，又毫不犹豫地冲进了这极为恶劣的环境中。一代代军垦战士前赴后继、垦荒造田，把塔里木河两岸改造成一片丰饶之地。

一座座农场里，风吹红了一颗颗大红枣、金丝枣、沙枣，也吹熟了棉花、玉米、白杏、西瓜、哈密瓜。在塔里木，人住的每一处公寓，房前或屋后都有油田人开垦的池沼、菜地。水池里，大鱼小鱼浮浮沉沉。菜地里，生长着翠绿的辣椒、紫得发亮的茄子、藤蔓缠绕的南瓜、顶花带刺的黄瓜、甜蜜蜜的白兰瓜。沙地上，向日葵开得正欢；场院中，诱人的葡萄缀满一排排葡萄架。

深入戈壁后，就会看到林立的井塔，矗立在这片荒原上。听说，沙尘暴袭来的时候，太阳在人们的眼里变换着颜色，一会是灰的，过一会成了黄色，再一会，一片红色了。戴上安全帽与护目镜，人们依然灰头土脸，少不了吃沙土。

塔克拉玛干沙漠，一度被称作生命禁区。纵然如此，这里阻挡不了建设者的步伐，也不乏其他生命活跃。那几日，听到多桩与沙漠动物相遇、相伴的故事，想看到它们的念头更强了。走走停停，几次遇到蜥蜴。这小小

# 一路芬芳

■田霞

一个周末，我们刚观看完一场电影，回到连队就闻到扑鼻的水果香味，是苹果的味道。果然，是指导员老家托人捎来很多苹果，又红又大。那个周末，我们美美地一饱口福。记得指导员带着胶东口音说：“以后有机会到我的家乡烟台去，我给你们留最好的苹果。”那美美的果香还有对大海的遐想，装点了那个美丽的周末。每每细细品味，那苹果的味道中，有思乡的味道，有战友情的味道，都融进了军营这个大家庭里。战友情，对于军人来说不仅是难忘，更是永恒的最纯美真挚的珍藏。

海浪拍打着海岸，高高的灯塔伴着涛声，瞭望着海面远方；星月高挂，幽静的沙滩，平添了这座城市的净碧与浪漫。远处传来熟悉的军号声，一支身着迷彩列队整齐的队伍，正在组织海上综合训练。傍晚时分，一切的喧嚣渐渐远去，城市的灯光间或撒在沙滩上，一个人沿海边漫步，寂静得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那海浪悠然的声响，犹如母亲的摇篮曲，如梦如幻。

就要离开烟台时，细心的战友为我们准备了水果，让我们带在路上吃。我选了一个漂亮的苹果随身带上，不是为了品尝，只为一路芬芳。

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，铁血荣光

汽笛鸣响，朝阳初升，军舰又一次驶离码头，奔赴远洋。不同以往，这次远行，仿佛身边有个最亲密的战友陪伴，让我倍感心安。轻柔的海风吹过甲板，伴着海鸥的吟唱，海面的波光犹如一根根银线在我眼前闪烁，牵动我的思绪飘向大山深处的某发信台。

上月下旬，我受邀去那里参加测试验证会。初到深山营区，暖阳和煦，鸟语花香，牧羊人的吆喝声回荡山谷，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让我耳目一新。握手寒暄时，官兵清澈含蓄的眼神透露着山里人的淳朴，遒劲的手背和粗糙的老茧像山岩一样厚重。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 枫叶红了

■柳歌

到了寒露，已有许多事物放弃了坚守，纷纷撤离，也有许多叶子把自己点燃起来，迎着秋风的袭击，打出一面面鲜艳的旗帜。

仿佛无声的召唤，青春又一次受到了鼓舞，在深秋聚集、点名，保持整齐的队形，身边落叶萧萧，那些身影依然不屈不挠。

亮出，奋发向上的姿勢

秋风渐渐凌厉起来  
枫叶耗尽了青春  
又在燃烧生命  
已经退无可退  
那一抹殷红  
是喷薄欲出的呐喊  
也是震耳欲聋的，沉静

文学  
作品

长征

第5966期



火种(雕塑)

王树山作